

「維納斯」

夜晚的靜降落在鳳凰的房間，是七月某日，大暑，室外天氣悶熱，房內在冷氣的吹拂下降到26度，非常適合交換秘密的溫濕度。

父母就在僅一牆之隔的主臥室，但也不要緊。

深夜三點，絕望與懷抱希望的人都醒著。世界安靜得彷彿連呼吸聲都被放大，鳳凰的長捲髮半遮著裸胸，褪盡的衣物散落身周，赤裸的肌膚白幼，反光似地透出光澤，冬樹想過應當放一點音樂減輕自己的焦慮，但他只是拼命地吞嚥口水，好似有一種耳朵聽不見的節奏在鳳凰身體裡，攪動空氣，製造起伏，她以令人暈眩的方式雙手撐著床舖，從跪姿緩緩起身，當兩只潔白緊緻的大腿從跨下叉開，如建築物以膝蓋為施力點撐起，象牙白圓柱與床舖成九十度角尖頂，腿股間的三角洲隱藏在略為捲曲的陰毛之間，因為修剪整齊，長度均勻，使得那團「東西」格外明顯。

那物即是她尚未割除的陰莖，忽地袒露出來，沒有勃起，十公分左右，伴隨著兩只緊隨於其後蛋形的陰囊，隨著身體的直立慢慢暴露在冬樹的視線裡，「就是這個了」鳳凰用手輕輕碰觸，冬樹凝望著鳳凰手掌上那個東西，他曾經夢過自己擁有那樣的東西，「它很大」他說，鳳凰說，「以不需要的東西來說真是太大了。」

「要摸摸看嗎？」鳳凰拉著他的手，他縮了一下，「等等」。

冬樹調勻呼吸，走向床舖，坐臥於鳳凰身旁，用右手探向鳳凰跨下，從陰囊根部以整個手掌托起，有點沉，這是除了電影電視圖片以外首次實體看到所謂「陰莖」這物體的存在，冬樹很意外它摸起來如此溫暖，卻有種脆弱的感覺，不知道跟施打荷爾蒙有沒有關係，「以前更大嗎？」冬樹問，所謂的以前，指的是所有變性程序開始、鳳凰十八歲之前。

「對我來說一直都太大了」鳳凰用手覆蓋著冬樹的手，那物體在他們的雙手交疊之下，血管略為跳動著。

「會變大嗎？」冬樹問。

「有時候會。」「但也不會很大，就像是突然醒來的貓那樣，把身體弓起來而已，近來越來越少了」鳳凰說。

他們倆花了一點時間研究那物體，非常確定自有生命地兀自呼吸蠕動著，但沒有「變大或變硬」的跡象。

「好可惜」冬樹說，「很想確認一次看看，所謂的勃起狀態」。

「換你了」鳳凰以不逼人卻非常肯定的語調說。「我要看那個」。

「我要自己脫嗎？」冬樹問。

「我想看你自己脫」鳳凰說。

冬樹以為自己會很緊張，心中想著一旦把襯衫脫掉，解除其他東西就會變得非常容易，但他還是選擇先脫了靴子、襪子、牛仔褲、內褲(下半身真的沒什麼困難)、襯衫、T恤，運動內衣，「等等」鳳凰說著把手挪向冬樹的胸前，「想不到還真大」她揉捏冬樹運動胸罩底下的乳房，「我猜乳頭是粉紅色的」鳳凰以羨慕的聲調說著，「想太多」冬樹一把脫掉了內衣。

他們幾乎同時挪移，心有靈犀地並立在房內衣櫥邊的穿衣鏡，他們擠挨著身體讓倒影進入鏡框，平坦的鏡像裡出現圖畫般的兩個裸身，身材幾乎等高，穿衣時纖瘦的鳳凰赤裸後顯得肩膀寬闊，鎖骨明顯，略可見喉結隱隱，皮膚相對白皙，腰身柔軟纖細，反觀冬樹肩膀圓潤，上半臂壯碩，是長期健身那種圓圓的肌肉，骨架算是纖瘦的，反倒是強鍊的肌肉撐起了這身材，胸部外擴下垂得厲害，某些已經鍊成胸肌，錢幣大的乳暈淡褐色，比指尖細小的乳頭是較深的褐色，至於鳳凰的乳房，手術做得非常漂亮，前端筍尖似地翹起，乳暈乳頭都是嬌嫩的粉紅，乳頭小似紅豆，下擺豐潤正好滿一盈握，她是寬肩窄臀長腿，加上恰到好處的乳房，幾乎是模特兒的身材，漂亮。

「我們像雙胞胎一樣」鳳凰說，雖則他們長得並不相像，氣質給人某種印象卻如此相似，或者該說是因為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極力跨越自身所擁有的性別，以至於那種流動，那長年累月的扮演，趨近，使得他們變成是「種的相似」。

跨性別者。

鳳凰走得更遠了。

他們倆像在驗證什麼似地，專注地凝望，觸摸，比對彼此的身體，以及鏡中對方的形像。

臀部的部份兩人不相上下，「我的屁股墊得不夠漂亮，太扁了，但你的屁股這樣小才搭配你的身材」鳳凰嬌嗔怨道，「大腿是天生這麼細的歐」她又說，他們背對著鏡子，同時扭過頭來看背後，兩人的脊背到臀部的弧線都很美。看完又拉著手轉了回來，走向床舖，紛紛倒下來躺臥。

「不過你的一切才是天生的吧」鳳凰愛惜地撫摸著冬樹的胸乳又說「我都是做出來的」，冬樹淺笑說：「沒有什麼是真正天生的。天生不一定比假的真實」

鳳凰下體的陰毛濃密捲曲，冬樹的陰毛則分佈散亂，幾乎長到了肚臍，鳳凰說：「你的是直毛，扁扁的，我認識有這種毛的人都很溫柔」。

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比對這些細節，然後抱住彼此。

冬樹問她：「逐漸變成女人的過程，口腔裡的氣味與唾液的濃稠會改變嗎？」鳳凰說：「以前還是男人的時候，從沒跟誰接過吻，後來吻過的人都有鬍子，嘴裡老是有菸味。你是第一個擁有這麼柔軟的嘴唇的人。」

「然後呢？我不太清楚接下來該怎麼辦？」冬樹問。

「看過之後我全部的身體你還想要我嗎？」鳳凰問，冬樹吞了幾下口水說「還是想」「但是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鳳凰攬過他的脖子說，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，先就試試看吧」。他們側身對望，像張開的貝殼突然闔上，緊貼著對方的身體，頭碰頭，雙手從對方背後抱牢，鳳凰將大腿抬起，跨在冬樹身上，她的陰莖軟軟，剛好抵住冬樹的下體的凹處，柔柔地。

。

從頭開始。接吻吧。

那晚初見面時，在熱鬧的酒吧裡。兩組朋友相約，十來人哄鬧，人群裡他們認出彼

此，就像天生使然。冬樹完全知道鳳凰其實是男兒身，即使她那麼美，正如鳳凰也知道冬樹其實是女孩子，即使他那麼帥，在那個酒吧相遇時，他們只是遠遠看著對方，就感覺到一種「這個與我切身相關」的神秘感受，眼光始終無法離開對方，「有什麼事會在我們之間發生，必然地」，他們各自思考了許多問題，身邊共同的朋友站起來，坐下，握手，介紹，這誰那誰，誰誰誰，席間歡聲笑語，調笑調情，酒吧裡他們不是最怪的人，自覺坦然，只是忍不住想著「那個誰」像是嵌進自己心裡柔軟一角那麼合適地出現了，但都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如何是好。

是冬樹先約鳳凰的，那晚所有人都互相加了臉書，交換手機號碼，立刻可以發Line，App起來，最新式的聯誼，他卻覺得那些手機上的圖案都顯得唐突，鳳凰在臉書上毫不避諱地放生活照與小文章，冬樹的臉書上卻只有每天紀錄的日出日落照片，他發簡訊跟她要了email，問了地址，正式地用紙筆寫了一封短信約她出來喝咖啡。

今天稍早在咖啡店門口碰頭，他們都二十六歲，完美的髮妝使鳳凰看來更成熟些，在店裡，鳳凰身著女裝，冬樹不完全男性化的中性模樣，使他們般配，又醒目。他們倆從下午談到深夜，換了兩家咖啡店，最後到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待到凌晨兩點，像有一輩子的話急需與對方交談，不疾不徐，任由腳下的地景變換，喝下大量液體，像流水滑過那些建築，漫向屋內的某張椅子，爬上桌，洩落地。這家店打烊，便起身走進黑夜的街道，他們很自然地挽著彼此，幾乎像是一對中年夫妻，鳳凰說附近有個公園，他們就晃進公園裡，冬樹想起這是他大學時代苦苦等過女孩子的地方，溜滑梯前滿地的菸蒂猶如當年擲落踩熄。走累了，又進入店舖，尋找一組可以對看的桌椅，持續地把那些需要說的話逐漸變成語言說出來。

要對彼此交待自己過往人生並不困難，只是需要足夠的時間，他們人生有許多細節並不相同，甚至可說相似的地方還比較少，並沒有出現「不需言語就可以理解」的神秘感應，他們感應到的，是完全相反的情緒，是一種必須要對「這個人好好說明自己」的需要，同時地，等量地，從心裡湧出來。就這麼做了。

鳳凰說自己有意識以來就認為自己是個女孩，「我這些年所努力的就是要完全變性」鳳凰說，年幼時不知有性別，父母也嬌寵她穿著喜愛的洋裝，直到身量抽高，進入小學，她終於知道自己被規劃在「男生」那個國度，且還算是個美男子，隱藏欲望成為必要。十七歲隨父母到加拿大，隔年開始歸律施打荷爾蒙，二十歲做胸部手術，二十二歲開始做臉部整形，她以魔羯座的意志力嚴格執行這耗費多年時光的「成為她之過程」，但到了最後階段，大學畢業舉家返台，因著手肘外彎無須當兵，因為苦惱於繼續深造或就業，中斷了該在二十四歲進行的最後階段手術，這一拖就是兩年。

兩年，有人說這種事思考越久越容易放棄。

「我現在是半個女人了」鳳凰說，「所以還有半個男性在我身上，我總是想著等我找到真命天子的時候就要去做手術」。

「你是那個人嗎」鳳凰說。

在公園裡，天上掛著半圓的月亮，陰影像要把那皎潔吃下似地挪移靠近，月光更白，黑影更黑，他們擁抱著，很久不言語。

這種感覺是否叫做愛情？

他們都沒有核實，因為有更重要的事等待著他們去確認。彷彿是靈魂與身體互相對

稱的兩位，有人會說那叫做「失落的另一半」。

鳳凰問冬樹是否感覺自己應該是個男人？

冬樹說變性的慾望倒是沒有出現過，但他一直覺得自己「是某種男人」，並不完全，但已經足夠，曾夢見自己站著尿尿，夢裡他用手掌掂量陰莖的大小與軟硬，感覺像一個水果，酒吧裡認識的老T麥可問他想不想去打荷爾蒙，說是聲音會變粗，屁股變小，「而且性慾會更強」，他思考了幾天，還是決定不要，他向來沒有胸部的問題，或許是因為駝背，穿上襯衫，C罩杯看來也只有A，也或許是因為還沒有碰上真正必須把衣服全脫光的場面。碰見心儀的女孩，幻想著對方嬌聲喊他：「老公」，全身會產生閃電般從腳底竄升至頭頂的興奮，他不曾對誰說出關於「老公」這種不政治正確的幻想。

他幾乎都穿格子襯衫，夏天是短袖，冬天則是長袖，再冷些就會加上針織V領背心，衣櫥裡大多是牛仔褲，但也有幾件店裡男裝買來請師傅修改過的西裝褲，最喜愛的是一套獵裝，大學打第一份工存錢買的，一次也沒穿過。

馬汀大夫鞋，ALL STAR，愛迪達球鞋，試過穿勃肯鞋，但走起路來就歪歪倒倒。穿著方面自覺有些跟不上潮流，文青風格也不太適合他，他一直想要更陽剛些，但打扮被朋友視為老土。好友都是不分文青拉子，C貨，也有幾個異性戀女性，但無論是誰，沒有他的菜。

髮型隨著設計師Paul的喜好而定，曾經將他整頭染成綠色，這兩年穩定挑染金髮，「要更帥一點」他說，Paul建議他可以「陽剛中帶點俏皮」。

真正的性經驗，零。太可怕的數字了。

非正式的性經驗呢？兩次。一次是與有性別認同困擾的好友「實驗性」的接吻，甚至都快脫光衣服了，後來兩人都感覺彆扭，沒有情慾流動，大笑收場。

另一次，是因為酒醉玩真心話大冒險，跟某不認識的漂亮公關舌吻，他記得那時非常興奮，不過遊戲結束公關就走了。

其他都是暗戀。

國中開始的暗戀明戀，也進展到姊妹淘地手拉手，高中班上一女孩跟他要好，總是老公老公喊他，那時她已經是他，彷彿在把頭髮剃短隨心所欲地穿上牛仔褲球鞋之後，變身就已完成，女孩一聲「老公」喊得他臉紅心跳，某天夜裡在女孩家溫書，擠在小床上睡覺，女孩溫熱暖香的臉貼近她，冬樹用手指去摸她精美的五官，非常確定自己跨下有什麼激烈地起伏了，小心將嘴貼上女孩的嘴，心跳突撞，幾乎喊出聲來。女孩睜開眼，說：「冬樹你很變態耶」。

再沒喊過他老公了，女孩轉而去黏另一個模樣中性的籃球隊員，也是喊老公。

冬樹沒想過變性，但他早早以男性的身份生活，「一種想像即可變身的男性」，對他來說，打荷爾蒙或變性手術都太刻意了。

無從想像。

漫長等待戀愛的時間，他為自己做了各種準備，喜歡的女孩總是不出現，打工的咖啡店的老闆就是個施打荷爾蒙的鐵T，老闆還有其他友人，甚至已經做好變性，風光辦了「喜宴婚禮」，完全以男兒身娶來美嬌娘。也有些與他一樣在這跨越的邊緣遊走，客人稀少只有自己人的時候，大家高談闊論，都是變性過程的種種，大談性

愛，床上功夫，談如何駕馭女人，這些「哥們」像教導徒弟那樣給予他各種建議，甚至帶他去酒吧體驗，「怎麼樣？想好沒？退縮啦？」

不是那樣子。但他說不清楚。他偶而會因為某些女人出現經驗到那次的激昂，這樣的女人可以喚醒他沉睡的男性，比手術更有用。

「那是你沒打過荷爾蒙」老闆說。「你隨時都感覺自己很奮起，哈哈」

他心中的話只到了今晚切切地對鳳凰說。

「我拿我這個身體不知道怎麼辦？這身體不是男性，但不妨礙我成為男人，或許男人這詞對我來說，只是一種身份認同，或許等我跨到那邊時，我會後悔」。

鳳凰倒是不曾後悔，「我喜歡變得漂亮的自己，身上總是香香的，皮下脂肪讓我的肌膚滑膩，看出去的世界都是柔柔軟軟的，好喜歡」，這一身皮囊真是漂亮，冬樹在電影裡看過一些變性人，少見鳳凰這樣美麗的。

「你知道變性人壽命會很短嗎」鳳凰問冬樹，「不知道」他搖搖頭，把她再抱得緊一點，「但是無所謂，活一天是一天」。

「若有天我要做手術了，你一定要全程陪伴我」鳳凰說。

然後他們就回家去。

鳳凰說手術的過程，上網找了影片給冬樹看，她收集好多資料，連女跨男都有，「腸子作成陰道不可思議吧」鳳凰扮了鬼臉，吐吐舌頭，說：「聽說會有快感」，她說曾經看過變性的紀錄片，一開始要用假陽具把陰道擴大，逐漸加大尺寸，把人工陰道撐出彈性來過程蠻痛苦的，冬樹想像那模樣，「如果可以把我的換到你身上，你的換給我，不知有多好」冬樹夢幻般地想像。

「對啊，這個長在冬樹身上一定很壯觀」鳳凰起身，冬樹也起身，「來」她挪動著身體，讓冬樹靠向她坐下，用大腿挺住，他們像花瓣那樣相疊，鳳凰的陰莖從冬樹跨下伸出，露出的部份不多，冬樹看著自己跨下突出那小節肉，就像自己的肌膚那麼貼合。

他們兩手相扣，握住那柔弱之物，「太刺激了」冬樹驚叫，「真的像是我身體長出來的」，他亦感覺自己下體裂開，鳳凰的某個什麼穿透了他。

「這是你的」她說。

「這是我們的」他說。

「最後一次」鳳凰說，「之後我就要去動手術」。

冬樹握著鳳凰那逐漸變硬的，目前已經屬於他的陰莖，鳳凰撫摸著冬樹如平原上一窄縫的陰道，感覺什麼正在緩緩濡濕她的手指，她繼續撫摸，想像著將來手術後做成的陰道，冬樹說，他很溫柔地幫忙把彈性硬撐出來，「你一定會是最美最性感的女人」，鳳凰正在體會那個感受，有這麼一道河流，可以使愛人與自己快樂。

冬樹是男人而鳳凰是女人，即使手術尚未完成，他們以愛來交合，那又不是人們所說的靈魂之愛，或肉體之愛，那超越了這些，是兩人幫助彼此還原成他們自己，他們已經看遍對方所有不同之處，他們也能料想未來，還會走向什麼，可知或不可知的地方，未來是遙遠的，正在分寸接近，冬樹感覺自己快要射精了，跟夢裡無數次體驗過的感覺非常相近，但要實際得多，鳳凰就是他，他就是鳳凰，鳳凰感受著他那禁地裂縫逐間綻開，便緩慢將手指深入，鳳凰呻吟起來，彷彿已經感受到將來的自己，將會如何從醫師為她製作的陰道感受到起伏，收縮，激盪，無論是使用按摩

棒，或手指，或者他人的陰莖。

他們繼續緩緩動作著，對方身上的性器都變成是自己擁有的，他們專注於想像，確實地感受，終令想像幻化成事實，透過想像的欲望將那有形之物挪移到自己身上，無形者最具體。

他們感到再滿足不過了。

有很長的時間，彷彿聽見海浪，聽見風吹，聽見林間鳥兒啁啾，心臟狂跳如鼓播，又安靜得像深井，少量的精液流倘在冬樹的手心，像眼淚，他們不曾這樣幸福過。

鳳凰把那柔軟的陰莖擺放在冬樹的密縫裡，宛如藏進一個洞。

他們如鳥兒那樣交頸而睡。

最遠的海面上升起一顆貝，貝殼裡有兩個新生的人。